

长河消暑

我从小居住北京，家距西郊不远。一有空儿，就和同学结伴到城外游玩。住在北京，游钓之事，是有便利条件的。特别是西郊，出城门不远，就远见山、近靠水，林木丛茂，名园栉比。信步徜徉，到处都有托足小憩之地。比较起来，我平时最喜欢去的地方，要算长河高粱桥。路近，而且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情趣。前年我回京，可是行色匆匆，没到高粱桥这一带走走。也不知现在变化到什么程度了。当年的高粱桥，位在西直门外关厢。出城向北转，不过半里左右，就到长河高粱桥畔。它从元代就有这个桥名了。倚桥东望，巍巍城墙。城壕与长河相通之处，有一道水闸口，通入城内调节水源。朝西望，则见烟水茫茫，杨柳拂岸，河面既宽且远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西直门外的白石桥也是一座有名的桥，明代就有（见明张瀚：《松窗梦语》）。现在白石桥紫竹院也是有名的游赏之地。

长河这一带地方，直到清末，都算是个游赏胜地，入民国后，逐渐荒废，到二十年代，已经是个不为人注意的冷落地区了。

提到长河，不妨简单地谈谈它的历史沿革。当元初在大都定都（今北京市），郭守敬（元代的著名科学家）曾上言水利十一事，其中就包括开通这条长河。先前，为了沟通南北漕运，对原来的大运河，已分段进行了开通疏浚。由通县经沧州入卫河到山东临清这一段，定名为“大通河”。从山东临清经东平，引汶水以达济宁这一段，定名为“会通河”。下面就接上南来的老运河了。最后在大都城内外开通了长河，入城到积水潭注入海子，东绕宫墙南行出城到二闸，定名为“通惠河”。从二闸到通州和大通河贯通。从此南方粮船，从江南可以直驶大都城内。据说当时这条水道，极

为繁盛，积水潭一带，帆樯林立，商号栉比，曾经繁华一时。

到了明代，这条水道发生变化。明朝永乐年间，定都北京，毁灭故宫，把原有大都城区割掉了北面的三分之一，缩小内城，扩充外城。废除了元代的主要漕运水道——通惠河，又填没了元代供水主道——金水河。瓮山泊虽保存下来，但水域也受了影响。

瓮山泊，原名七里泊，本是玉泉山水源汇成。开凿通惠河，引了白浮堰的水，七里泊便成为蓄水库。湖面扩充，改名瓮山泊。成为当时的风景区。元朝皇帝还在那里修建了行宫。居民们俗称瓮山泊为“西湖”。到了明朝，对北京的水利设施，不如元朝重视。瓮山湖日久淤浅，浅滩地方，有的变成稻田。湖面大见缩小，直到清乾隆时才定出了扩建瓮山泊的计划。

瓮山泊的扩建，加筑了东堤，提高了地面水位，湖面扩充。原来龙王庙一带本来靠东堤，现在则圈在湖中心，成为一个小岛。湖面比明代扩大了近两倍。改名“昆明湖”。这是仿汉武帝开昆明池的故事定的名。到清末慈禧太后则动用海军经费，再加扩建。仿西湖苏堤，加筑了西堤。把全湖分为里湖、外湖、南湖三个部分，也仿西湖建了“六桥”。所谓六桥，定名为：幽风桥、玉带桥、镜桥、练桥、柳桥，再加通南湖的绣漪桥（即俗称罗锅桥），自北而南，合为六桥。昆明湖颐和园成了清朝帝后游幸之所后，长河也变成一条重要水道，清朝末年，繁盛一时。据说当年高粱桥西两岸，扁植垂柳，风致绝佳，酒楼茶肆俱全，游人往来不绝。桥南还修了一座考究的船坞，为停泊“太后御用”小汽船之所。当时，此地已成为近郊踏青游赏的胜地。但到二十年代中期以后，这一带地方就冷落下来了。

我读初中时候，和同学暑假中常去游玩。那时的长河、高粱桥已非常萧条冷落。只是因为地处出城北行要道，过桥的车马行人仍多。可是下桥沿长河堤岸向西一转，离开了大道，当年游赏胜地，只剩下零零落落的断壁颓垣，一派荒凉之象了。

桥西北岸，本来是一座颇为轩敞的酒楼，楼五楹，面对长堤，

一排排纸格长窗，可以推窗面水。楼上遍设方桌酒座，是个岸幪当风，披襟道暑的好地方，甚至还可以宴集。楼下设散座卖茶，也可小酌。但后来繁华消歇，酒楼也收市停业了。久而久之，连这个酒楼的店名也没人记得了。楼废，又没人再来此经营，慢慢楼址半圯，梯败窗残，不堪再登。只有些小贩，利用楼下空屋设摊卖茶，平时虽很少行人经过，但夏天乘凉、钓鱼的人多一些，还有些生意。秋冬一到就冷落了。一年复一年，后来虽夏天也没人再卖茶酒了。楼已残破不堪，只能偶尔供野老闲汉来此歇歇脚而已。

对着这座酒楼的南岸，是已废圯的船坞遗址。记得《天咫偶闻》曾讲到，今则建有“倚虹堂船坞”。但不知是否就是那废船坞遗址。坞虽不存，可是在水面与堤岸之间，还纵横卧着大小不等的石块数十方。想来可能是船坞的废石。与河水接触的地方，虽不通畅，幸未枯竭淤浅，仍是活水，没有变成臭泥塘。

当时的高梁桥，只剩下这一南一北，一坞一楼的荒凉颓废景象，令人裹足不前了。可是对我们这些喜爱野趣的穷学生，仍是个自由天地。既省钱，又可以得到消暑纳凉之乐。这里杨柳拂岸，碧洲如茵，水域宽舒，远远望着西山的一抹晴岚，尽入浓翠之中，使人欣赏无尽。比去公园实惠有趣多了。

我每次到长河，总是带着渔具的。当时楼虽圯，而茶摊尚在。花两个“铜子儿”赁一领芦席，带到南岸钓鱼，可坐可卧，一边钓鱼，一边还可看书。耳边听着远处蝉声，近边蛙唱，觉得一天烦暑，涤荡无遗。直到夕阳挂山，才缓步而归。有时碰巧还可拎回两尾小小的河鲂。做一碗鱼汤下饭，劳动所得，别有一番滋味了。

我家当时住阜城门内，到西直门要走到西四乘有轨电车。天热，路不近。所以每次去总是出阜城门，沿着护城河堤步行到高梁桥。虽有五里路左右，但轻风拂面，并不太热，比在马路上挤电车吸尘土强多了。

当时的护城河水流尚畅，冬有冰船，夏有渡船。出城步下河堤，在转角上有一家酒店，矮矮的两间平房，卖酒外，还有简单的饭食，店名“虾米居”。店虽不起眼，竟是远近驰名的酒店。它佐酒菜中，一味牛肉干，冬天一味野兔脯，炒菜中一味炒虾仁，都是脍炙人口的。因附近郊区多野兔，兔肉新鲜，牛肉干也烧得特别入味。而虾都是附近河塘里产的，多而便宜，清炒特别鲜嫩，所以即以虾米居为名。

抗战发生，我离家南行，再没去过长河。可是有一张当年在长河拍的照片，至今保留在身边，照片背面写有当时填过的一首词。不妨录在下面：

调寄《踏莎行》

片石桥横，千株柳媚，女墙揽尽西山翠。玉泉泉
自向东流，天然一脉相思水。 濯足遗风，垂
纶滋味。一竿独与斜阳对。只今追忆枉情深，情
深拚有今宵醉。

净业探幽

五十多年前的北京积水潭，可不像现在这么整齐清洁，而仅仅是偏处西北城隅，无人注意的一片水潭而已。据说从前这里曾经繁荣过。而现在也发挥着它的作用。只有当二三十年代，才是那样无人理睬。不过那一时期，我个人对这块地方发生了兴趣。因为它虽地处城市之中，却具有郊外的野趣。它有湖水，有塘坳，有蒲芦，也有林木。如果你不苛求，这里也有一座“山”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称它为“土阜”。另一方面，这块地方，绝少居民，沿湖左右，看不到一处人家（但附近不远，则是一个密集的居民点）。正因为没有人家、没有商店，行人也少，倒成了城市中换换空气的理想之地。

提到这个积水潭，就是前面《长河道署》一文中谈到元代所开的“通惠河”在城里停泊南来漕运粮船的那个积水潭。不过当时水域广阔，并不像后来那样，只是一个小潭。据说，元代在大都城内的水域，自西北斜向东南，呈一个带蔓的长条茄子，就是北京叫做凉水茄的，有长长的柄，大大的肚。上游通长河，下游直到宫墙外，通称“海子”。绕宫墙东行，南转直到二闸，就是通惠河的水路，到通州就与大通河汇合。

自明永乐年改建北京城，填没金水河，废通惠河，缩小北城，扩展南城，积水潭水域也发生极大变化。全部水域，被分为三个部份。西北的积水潭，只剩下一个不规矩的长三角形；中部大片水域，由于城市建设，面积受到影响，被割为一长段，东部到银锭桥为限，西面还夹着德胜门桥和德胜门大街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“后海”；前海则是后来的什刹海，也只剩一个胃形水塘。东行河道，全部不存了。（遗迹可由地名测知，如“东不压桥”、“沙

滩”、“南北河沿”、“骑河楼”都能证明当年河流走向。)明代的北京建设,力求整齐壮观,但对元代的水利系统,破坏很大。我少年时所见到的积水潭,只是一残留的塘坳。不过,清朝末年,这里还是一般文士流连聚会之所。当时湖名净业湖,湖塘南边有一名刹“汇通祠”,附近还有一座净业寺。但当我常去的时候,这些遗址都不见了。至少我个人也没有走遍探求过。只是潭的西侧,隆起一座小土阜。高不过二三十公尺,旁边也有些山石树木点缀,前后各有磴道可登,顶部平坦,居中还有一座小小的佛寺。从山门到正殿,只一进。不过一座小四合房大小,总面积看起来也不过百十平方米而已。我发现这块幽静的地方,常常来玩。路并不太远,只要到新街口来,总要抽空到这里来走一走。夏天更是要来此纳凉半日。认真说来,当时这个净业湖已毫无游赏的价值了。从西岸转到北岸,虽然垂柳依然,但掩不住它萧条冷落之象。湖边芦苇丛生,蒹葭零乱,而且多处污秽不净,甚至成了垃圾堆,这些都可以在老舍小说中领略到的。南岸我没走过,不知当时通不通?东望,只见万树笼烟,一片迷濛,只有一二只采菱藕的小船荡漾而已。因此我的活动,只限于湖的西北两岸,还有那个小土山。

我题中所谓“探幽”,幽趣就在这里。不管是晨是晚,绝碰不到一个行人。小小的那座佛寺——我们估且也称它为“净业寺”吧,位居山顶中央。环寺走一周,也等于环山一匝。寺门总是紧闭不开,连个小沙弥也没露过一次头。我年纪轻,不惯与佛门接触,从来也没想到敲敲门访问一番。庙门外山石之上,是我的游憩之地,宽绰平坦,除树木外,只有一些山石,错落有致,而且都很光洁。正面山径,有一棵较大的梧桐树,非常丰茂,盛夏的浓荫,尤为喜人。我每次来,坐在寺门外,树下石边,面对湖光,安坐读书闲眺,不必担心有人打搅。

这座小庙,我虽没进去过,也曾沿着庙墙兜过一圈,费时不过二十分钟左右,而且是慢慢踱步。转到庙后,后墙正中,发现

一座稀见的点缀，一座“殒星石”。这颗据说是殒星石的石头，元代就有，下面用一座雕刻精细的石座安嵌住，星体玲珑剔透，呈不规则状。石座上说明此石殒落的时间情状。可惜我记不真切了。星石高约一米余，直径最宽处，约六十厘米左右。连底座计算，高可达二米有余。人立在旁边，举手可达石顶。这是否确是一块殒石，当然无法判定，但仅从外形石质上看，的确不像一块普通山石。其色黝黑，像个炼过的焦炭，大概由于人手不断抚摸的结果，突出的棱角处，都变得光滑。有了这块小小的殒石，给这个小小的山、寺，平添了不少生机。

我喜欢来这块地方，我觉得一年中两个时节最宜。其一曰：宜春晨，特别是早春二月末，更特别是早春的春眠。那春阴漠漠，带雨尤云的天气。此际，春涨初平，又没有芦荻和水禽的干扰，一派碧波潋潋，粼粼泛漾之态，别具情趣。沿堤嫩柳乍舒，娇黄莹目；堤外春草渐滋，芊绵挂足。脚踏处，春泥乍洩，有软绵绵地轻快之感。此时真可谓景物清新，生机满目，绝非公园中繁华似锦的春天盛妆之景可比。到春深，这里又是个垂钓的好去处，这里人少，树多，鸟也多。一边垂钓，耳边听着不同的鸣声，早春可听到莺声婉转，晚春可听到啼鸪，听到远远的鹧鸪声，那就是春深了。

其次曰：宜秋晚，不是早秋，而是暮秋；不是秋晨，而是秋晚。那时坐在山石边，水塘畔，面对堤上的残条疏柳，水面上的败苇枯荷，山坡上的萧萧落木，林间的噪晚归鸦。在那寒云四合，暮烟凝紫的时刻，领略那一番萧疏冷落之象，使人在感情上有深深的起伏。这种逸趣，是在繁华闹市之中领略不到的。这就是我曾对当年的积水潭的景象久久不能忘怀的主要原因。

妙应塔影

六七十年以前，北京市没有高楼大厦。全市比较高的建筑，反而是古代建筑。最高的约有五处：1. 天坛祈年殿；2. 钟楼；3. 鼓楼；4. 北海小白塔，虽本身不高，因筑在琼岛小山顶上，也成高建筑了；5. 妙应寺白塔。除此以外，连正阳门箭楼都算不上。以上五处，最高的或许是妙应寺白塔。我曾在西山八大处绝顶，朝东眺望，只见一片云烟浩渺的北京城那一带地方，影影绰绰露出一个突出的尖塔顶。那就是白塔寺的塔。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

妙应寺，就是阜城门内的白塔寺。隔壁就是明代著名宫观遗址朝天宫宫门的“宫门口”。现已经成为西城密集的居住区了。妙应寺据我所知建于辽朝道宗寿昌二年（公元1096年），元初重建，初名大圣寿万安寺。妙应寺是明英宗天顺年间改称的。

这座白塔的高度，按清代营造尺计算为十九丈九。如以现代公尺计算，约为七十三公尺以上，的确不算低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不知是怎样施工的？想到此，不能不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比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表示钦佩。

这座白塔，呈圆锥体。但也不是一般的下丰上锐的塔形，而是上部尖锐，肩部特丰，肩以下到底座反而小于肩部。塔尖部位饰以雕镂精致大形青铜圆盘，盘周饰以华鬘，璎珞环垂，颇为美观。圆盘之上又一座金灿烂的小塔，作为塔顶。这座塔，清康熙、乾隆年间，都曾重修过。我记得1928年前后也修过一次。1984年我来京，在它周围徘徊多次，见它比从前显得更加整齐美观，只是好像不如从前那样高大了。想来或是近来看惯了高建筑物的原故。

由于它密迩民居，附近人家在自己院子里，不用出大门，举

头就可以看到白塔的巨大身影。因此居民们对它产生了不少神秘的传说。如“白塔无影”，就是传说之一。的确，不管是太阳下或月光下，都看不到塔影。其实，并不神秘。塔身巨大，附近又多是窄巷平房，一巷接一巷，一家挨一家。都在塔影的覆盖之下，怎能看到完整的塔影呢？有此神秘传说也不足为奇。因为它距离居家那样近，人们被它那雄伟巨大的气势、巍巍高耸的神态所慑，产生了森严可怖之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不在自己院中，而是立在塔基之下，抬头仰望，所看到它在白云蓝天之间，不是云行，而是塔本身微微向前移动；如果是在夜空，高大身躯更觉阴森可怖，有随人欲移之象。在下面就不觉目眩神迷，双脚疲软无力，产生惶惶危惧之感了。

讲到白塔，必然要提到白塔寺庙会。北京虽是古都名城，商场林立，但一直保持着民间趁墟赶集的集会，而且多借寺庙举行。北京最著名的三大庙会，白塔寺即居其一。过去集市庙会尚不止这三处，南城较有影响的是广安门内的土地庙。庙会都是定期的。每月上、中、下三旬，每逢“四”（初四，十四，二十四）是土地庙会期；城隍庙，每逢“三”举行（在太平桥大街闹市口一带，早已停歇）；白塔寺，每逢“五、六”举行；护国寺，每逢“七、八”举行；隆福寺每逢“九、十”举行，约在三十年代初，又增加每月逢“一、二”两天会期。这样隆福寺集会就增加到每月十二次。白塔寺、护国寺各六次。过去有一首俚曲：“……逢七逢八护国寺，逢九逢十隆福寺的集。我今几个不到别处去，土地庙去赶集……”。

这三座与北京市民极有关系的庙会，举其中一个，就可以以一概三。因为其规模，设施，商品种类，几乎完全相同。而且商品摊头，也都是三个庙分赶，除少数只在一二个庙会中专设，其余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只记白塔寺庙会，也就同样可领略到“护国”、“隆福”两寺的庙会赶集情形了。

三个庙，过去都是喇嘛僧的寺院，只有隆福寺过去曾有过佛

教僧人与喇嘛僧合驻的传说。那是很久的事了。后来全驻喇嘛。清代白塔寺还作为接待西藏来京朝贡喇嘛的接待处，就象现在的“宾馆”。护国寺原为元代丞相“脱脱”的住宅（脱脱《元史》作托克托）。后来舍宅为寺，初名大隆善护国寺。以前庙中一组偏殿塑有尺许长的老夫妇泥像两尊，相传是脱脱夫妇之像。隆福寺是明代景泰年间修建的，但它的殿宇最宏伟壮丽。到清末，殿宇房舍日见废圯，谈不到整修，只能沦为集市庙会之地了。

庙会，是定期开放的集市，与居民生活相关。因此在北京居民中影响极深。一般人家平时日用所需，家常用具，几乎无一不是来自庙会。有时家中用具要添置，随时可在附近买到，但有些人定要等到庙会去买。如果没什么可添，到庙期也一定去走走，因此“逛庙”，简直成了日常生活内容之一，不可或缺。

谈到庙会的商品，真是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但以家常日常生活杂物为主而且多数是农村土特产品及手工艺品。价廉物美，很少高档的奢侈品。质量信誉大都是可靠的。所以极受市民特别是家庭主妇们欢迎。品类多，不能备举。举凡生活上的刀砧掸帚，擦板盆盂，筛箩碗筷，布匹针织，新旧衣服，脂粉碱皂，巾帕假发，以及饮食、玩具，再加上花鸟虫鱼、星卜什耍，可说无一不有。因此每到庙会日期，从庙门前到庙内各处，真是肩摩踵接，拥挤不堪。

作为当时还是童年的我，日用百货都不大注意，只有玩具印象最深。其他除了一些特别点的都不大注意，现在不妨简单谈两种。

庙中的喇嘛，除将庙中庭院房屋出租给集市上摊贩收租谋利外，自己也在庙中设摊。摆出一些西藏带来的特产，除佛教用的一些绣品饰物外，诸如藏红花，藏青果和藏香等物。我小时候很喜欢藏香。一种细细的黑色香枝，在屋里点上一二枝，其味清香，闻之起安静肃穆之感。比印度咖喱香清雅，没有刺鼻的异香。

庙会中饭食摊最多，也有许多传统的市井珍味，这里不谈了。

那是值得专文记录的。此外只讲玩具。庙会上的玩具摊，大都是廉价品，绝没有东安市场耍货摊上的高档品。这些玩具都还保留民间的朴素风格。多半是泥塑、纸扎、手折、毛扞的简单品种，价廉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一般儿童花一两个铜板（铜子儿）就可以弄一只玩。其中也有些制作极为精细的玩具，而且有些还是庙会的专有产品，别处买不到。除风筝外，有三种。作为纪念我要分别谈一谈，就是：1. 托偶人；2. 影戏人；3. 江米人。

托偶人 北京过去的木偶戏，一种大型的，称“大台宫戏”。组班演唱，多提线法。人形一般在一尺半上下，用京戏形式演出。有很多名班。当时有许多爱唱戏的票友，常义务在“宫戏”演出中串演，为了过戏瘾。这种大台戏到民国初年后逐渐淘汰了。还有一种就是街头临时支台卖唱的，俗称“耍傀儡子”（音如“古利子”）。不用提线法，用木棒撑着表演。所以叫托偶人。戏文多民间传说故事，制做也比较粗糙。但是作为儿童玩具在庙会上出现的小型托偶人，是一家专门制作这种玩具的手工艺人。制作极精，不论是外型、服饰、色彩，都比市上作耍傀儡子的小贩制品高得多。虽比作戏用托偶小（连木棒不过一市尺），但精细，鲜艳，小巧玲珑，漂亮得多。它是专为儿童买回家去自己做戏用。这个摊主是位老人，专门在东西两庙出摊，从来不到白塔寺作生意。他们一家妻女子媳都参加制做。原料简单，除一根木棍外，一个泥制的面型最费工夫。衣服不过用零碎的绸缎材料。但他们依照京戏服装冠饰设计。面目姣好，彩色鲜艳，极受人喜爱。虽是儿童玩具，成人也很喜收藏。常是配好一出出的戏，买回来挂在墙上观赏，轻易不肯给小孩子玩。当时一副两个人戏，要五角四角，武戏还要贵一些差不多等于二三斤肉的价钱。所以小孩子们只好花十个铜子儿买一二只布袋戏耍着玩。

影戏人 影戏，在北京当年很流行。一般人家，喜寿堂会多用影戏娱客，比较便宜省事。有一时期是中等娱乐中较为兴旺的。

影戏在北京有两大流派，一来自京西，或中洲一带，俗称西

影；一来自蓟东，为东影，俗称滦州影。西影较早，东影较晚，可是后来东影较为流行。影戏人原料或用驴皮，或用牛皮，上涂铜油，上彩色。其形为侧面，头部和帽子均可根据剧情而随时更换。人物的衣褶、眉目，甚至衣帽的花纹，都是镂空雕刻，透过灯影，轮廓鲜明。手足躯干的关节处，都是活的，用线连结，以便表演人物活动表情姿态，线条分明，形象逼真，纤条毕现。而舞台装置只要一方形纸窗，一盏明灯面已，故称影戏。和托偶人一样，庙会中也有影戏人的摊子。当然也是专卖备儿童玩耍的小型人物。具体而微，不用驴皮、牛皮，而用油浸厚纸，而色彩更加鲜明光艳。其大小约及真正表演的三分之一，不过五寸左右。自然也不是廉价物，买一对人物非三四角不办。这种影戏人摊子，每个庙会都去摆。但不是会会必到，只能碰巧。摊上把各种人物，一只只挂在一条长线上，上下重叠数行。买者可以自由翻拣挑选。大约三十年代开始，这种玩具日见稀少，以致不久在庙会上就绝迹了。

江米人 俗称捏面人的。江米，实际上是糯米，但北京人以粳代糯，应称“粳米人”。俗音读成“江米人”了。这种手工艺，现在已得到继承，很多青年都精于此技，有的甚至扬名国外了，所以不必多叙。不过“江米人”在北京有精粗两种，上面所说的是精品，属于工艺美术类别的。庙会的摊上做给小孩儿玩的是粗品，用一根竹杆，上面草草捏一个“孙悟空”、“胖小子”之类，二三个铜子儿就可买下了。

写到这里，勾起我对一个旧友的怀念。

我十二三岁时，门口常来一个捏面人的小贩，手艺极精。只二十多岁，生得宽面大口，塌塌的鼻子，能说善笑，有极好的口材，善讲故事。我时常请他进门捏一两个面人，一边看他操作，一边听他讲故事，久之就成为小友。解放以后，他的工艺，受到国家的重视与培养。作品还获得国际声誉。五十年代，他南来上海，我不期和他相会，重叙了童年友情。此时他已被选为人大代表。垂老之年，他仍那样爽朗风趣。可惜在六十年代中期不幸去世。他

名叫赵洞明。想来现在还应有人记得他。

庙会情形，大致如此。会期从中午开始到傍晚，它的拥挤繁嚣，无法详述。特别是什耍场和吃食摊，到处都是人流。只有庙后较偏僻的地方，设有花鸟市，殿堂空处，设有简单的茶座。多数是附近居住的老年茶客在此消闲，喂鸟赏花。逛庙的人，是不大在此吃茶的。

现在定期的集市庙会，已不再长设了。它和春节中临时举行的厂甸、白云观、地坛等庙会不同，没有节日气氛，但充满了日常生活气息。由于提到妙应寺白塔，不免使人回忆到庙会，特别是“护国”、“隆福”二寺的庙会，所谓“东西二庙”，那是比白塔寺的庙市，还要繁荣的。定期逛庙，是过去北京人生活的一课。

春风得意

近几年流行放风筝，各地都按时举行风筝会。听说山东潍坊市的风筝节很出名。而北京的放风筝及风筝的制做，也有很优良的传统。提起它，不由引起我童年到少年的回忆。我是顶爱风筝的。虽说自成年就学以后，没机会玩了，可是直到老年，梦中还时常在“放风筝”。

风筝，正名纸鸢。因为它可以扎上琴弦，迎风而鸣，发出铮铮的琴箏之音，所以叫作“风筝”。鸢是猛禽，南方不称纸鸢，称鹞子。鹞子也是猛禽。不管是鸢是鹞，可见其取形最初都是老鹰之类，至今老鹰风筝还是基本形式。既然放风筝近年来已有复兴之势，那么关于它的形式种类这里也不用多谈。不过北京的风筝有其一定的传统，不妨就我童年实际经历的回忆，把它的形象、工具、气候条件、收放技巧，略谈一谈。既可以重温一下儿时旧梦，又可以为今天施放风筝的人，作为借鉴加以参考。也未使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既然现在放风筝已成一时风气，想来这几年式样品种必定有不少发展。所以那些老式风筝式样只能顺带略谈一谈不详细介绍。不过有些有特点而目前可能不再有的，也介绍一二。我现在打算从四个方面回忆：一、季节和气候条件；二、收放技巧和场地；三、施放工具和用线；四、当年式样和附属装置。

季节和气候条件

北京是大陆性气候，随着时令的推移，寒暖、风向都很正常。立春以后，天气晴朗时候多，有时出现的东或东南风，总在2—4级之间。而且日丽风和，稳定少变。所以放风筝总在立春前后开

始，其最后期限到清明为止。包括五个节气，二个半月之久。自然最迟也有延至谷雨还在放风筝。不过这时在户外活动，已不是春节前后那种暖洋洋的感觉，而是渐感燥热了。清明前后，多是偏南风，有时还有西南风，这都适宜放风筝。但是一出现北风或东北风，这是变天的征候，绝不可再放风筝。即使放，也难控制好。如果在已经放起后有了转风的迹象，要赶快回收。迟了，风筝就飘浮在空，失去控制，有断线和翻落的危险。

放风筝的时间，以上午九时起到下午三时是最佳时刻。三时以后风势大小有变化，或是转风，或是减弱，一不注意，就失去控制。有的人遇到适合的风势，风筝一直放到晚上，天黑以后，还用“送幡”的办法，沿线送上一盏红灯。漆黑的天，风筝已看不清了，只有悬空一颗赤星，照耀天空，非常悦目。但这必须遇到极为稳定的风向和风势，否则，难免有损失。

场地和收放技巧

谈起放风筝，一般总认为要开阔的地方，广场、空地最宜。但过去北京人随处都放，即使在自家院子里，照样可放。不过八尺以上的就要动一番脑筋、工夫了。至于蜈蚣、连起一串的燕子、老鹰等，要宽广的场地，自家院子是难放的。

小孩子放风筝一般都是跑风筝，牵着线跑。这在成人，就无须如此，而且大风筝也跑不动。蜈蚣、排子、串燕等更须乘风而起，万不能跑着牵引的。善于放风筝的人，不管大小，立着不动，全靠双手趁风收线，待其稍升，加以适当收放手手中的线，操纵自如。当然需要一个助手，在拉开一定距离的地方双手举起风筝，等待适宜的风力，牵线的人迅速回收。风筝只要高过房顶，以后就全靠双手的灵巧活动了。北京住家，一般都有个方方的庭院。过去城市人口不象后来那么多，大多是独门独户。小户虽多住几户，但院子总是公共使用的。一个四方院子三合房、四合房，即使不太大，放六尺以下的风筝尽够了。如遇西南风，一个人手举风筝

立在北房和东房之间的角上，另一人立在南房和西房之间角上，牵着线，就可以放了。假使一次未成功，顶多二三次总可以放起。如果院子较小，缺少一定的距离，还可以用竿挑的办法。用一根长竹竿，在顶端用粗铝丝绕成一个铁圈。把风筝线通过这个铁圈顺竿而下控制在自己的左手掌里。铁圈外面那一头就是风筝的提线。放的时候用右手握住竹竿中部，线也通过手掌握在一起，左手握在竿底，双手将竹竿连风筝高高举起。左手握在竿底部，右手握竿中部，线在掌中，边抖风筝，边收放线。如果双手配合得当，只要风筝起过房檐，一样可以放起来。不过八尺以上的风筝不能用此法，如果有里外院（跨院、后院均可），那就不用跨院施放的办法了。

把风筝线的一头，拴上一重物，根据风向线甩过房脊落人隔院再将线上重物解下系在风筝提线上，由一人高举风筝，另一人在隔院牵线。只要风筝越过房脊，便放成了。北京过去在自己家里放风筝，均用此三法，没有必要，绝不会背着风筝，老远外出找旷场去。

风筝放起后，要到一定高处，才能平稳不坠。所以放线要足。因势大小不同施以不同或松或紧的控制，如果平稳无过大摆动，千万不可频频抖动。抖动是为了催其上升，防止下坠，无故而抖，加深它的不稳定性。握在手里的线，若过于平直吃力，是风紧，风筝吃不住的表现，要适当收线使之降低；手中的线过松，在空中呈弧形，甚至像个弯兜，那是线的粗细与风筝体积大小失调。线过粗过重，风筝承受不住，线体下坠，过重时连风筝也带下来。但这与风向转变时的线呈兜状不同。转风时，风筝同时会在空中飘浮，线呈兜状。这时牵之无力，必待风转定后才能恢复正常。

常见的风筝式样

北京长时间以来，传统风筝式样一直未变，不过十几种，我把它分为四类：1. 硬翅类；2. 软翅类；3. 长尾类；4. 其他类。

第一是硬翅类。这一类大都是取五角星形式，即一头两翅双腿。不管中间画什么图案，总是五角型，这是基本形式。其优点是比重平衡，易放易起，稳定牢固，最为人们所喜。缺点是形式单调。它们的代表图式有两种：1. 瘦沙雁，又称瘦腿子。因其式样狭长，头窄，而下肢特瘦，故名。2. 黑锅底。因它取形是以乌鸦为本，图案全部黑色，故取此俗名，其形肥壮。还有一种是胖腿子，是扩大了瘦腿子，不过图案比较丰富多彩，不像以上两种单纯。绘制方法，都在这不等距离的五角式样上设计。头部较小，只绘两目一喙。两翼分画在左右两角上，不过只绘出翅膀羽翼形象。多余部位，以其他花纹补充。尾部画在下面两角上。尾翎的图案画得特别长，一直引伸到两角的底端，中间裆部补一些短羽和云水花纹。这种画法，如果是燕，最恰当，因为尾部分叉。如果是别种鸟类，那只好意会了。两爪画在胸部正中，呈对称的拳曲状。可以说全图是表示鸟类飞行之状。不过在放的人印象中，只感到是一个五角形风筝，很少得出一只飞鸟的印象。

这种硬翅类呈五角形状的风筝，除上面三种鸟类外，画其他图案的常见的有：1. 哪吒，中绘传说中哪吒像，头盔，被甲，手执火尖枪，脚踏风火二轮；2. 飞老虎，中绘正面蹲坐的虎形；3. 红鱼，中绘红鱼的头胸尾三部分，两翅部分画水草花纹；4. 蝴蝶，中绘彩蝶，略有变形，头部尖形，左右出须两支，上面二角为上两翅，下面二角为下两翅，扎成圆形。另外，凡利用这种五角形式的风筝，图案可以任意绘制，完全不必顾及外形，只当作一幅画布，任意着笔。

五角形风筝扎制技巧在于各角之间负担均衡，比例适当，所以关键在于扎制竹架，然后才是糊纸和彩绘。竹架扎得不够标准，有的放不起，刚过屋顶就翻斤斗倒摔下来。即使勉强放起，也左右摇摆不定，最后还是落下。其次是提线要平正。放风筝人自己穿提线，是个考验施放技巧的机会。提线穿得好不好，也关系风筝起不起。市面上各种尺寸的风筝，以这类五角形式的最多，宜